

一个美好的夜晚

(组诗)

肩扛月亮的人

我曾在夜色中
看到过一个肩扛月亮的人
沿着山脊缓步而行
准确地说,那个人是在
月亮衬托下的
一个移动的影子
月亮是红的,又像是黄的
或是那种接近于橙子的颜色
总之不好形容
夜晚很美好,到处是魔幻的
影影绰绰的东西
月亮越来越大,而他越来越暗
也越来越小
看样子最后他有点扛不动了
就把月亮丢在了山顶上

去年夏天

诺勒下了很多雨,
也生了很多夏虫
我喜欢那样的夏天,
空气清新,我躺在草堆上
听夏虫
在它们啃食一空的月亮中鸣

叫

黎明时分

月亮出来得很晚
但很明很亮
整个查干淖尔异常宁静
唯有比人类更敏感的牲畜
能察觉到什么
直到一只夜莺加入
飞过一片野樱桃林
发出悠远而清晰的叫声
我看见黎明
仍在地平线上犹豫

乌兰察布布画

一些没有被猎杀的
鹿、狼、鹿、狐狸、黄羊、虎豹和
斑羚

瞪着警惕的眼睛,
还有一枚月亮
照着这些岩石

走上这座由石头
堆砌而成的山
我才发现山下有一户,
从岩石里搬下去的人家
栅栏里圈着羊群。
夜空下几匹游荡的马
踏着月光,由远及近

你不会驯服这些石头
那些驯服石头的人,
依然在石头里面
他们是你的先人

想起父亲

1996年10月21日,那个夜晚
金星正在闪耀

他的棺木是红色的,
那时看起来很黑
是一艘驶向外星球的船
停泊在看不见大陆和海洋的地方

周围黑暗而虚无
突然移动的星星,
让那里一片寂静

在暮光中散步

天色越来越暗
静谧如斯
无法感知的神秘事物
渐渐向我靠近
倾巢出动的鸟儿,低空盘旋
骑马的人在地平线上逆光独行
他们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是出来散步
可我不希望他们消失或离去
如果那样,
大地、天空和我内心
又会减少一些东西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

编辑:魏美丽 甘永康 张文静 美编:晓行

外文苑

塞

■石俊峰

小黑河——青城跳动的脉搏

居高揽胜,一座城市,河流如流动的脉搏,载着千年的梦想,春生、夏荣、秋繁、冬静,飞虹般曼舞流动,一路漾出的独有风韵,柔情了两岸秀色,拥一座塞外古城焕发时代新风彩。她就是呼和浩特市沧桑巨变的城中河——小黑河。

川流不息,环抱半壁青城的小黑河,发源于水草丰美的武川县安字号沟生态清洁保护小流域(境内称东河),经哈乐镇大豆铺、卜乞素、卯独庆,或急或缓,蜿蜒几十道湾,跨过平原,僻开高山,出大青山哈拉沁沟,从此,冠名小黑河,蝶变为青城的一张新名片。

河流是城市诞生的摇篮,从古至今上海与黄浦江、南京与秦淮河、广州与珠江……人们已经分不清到底是河流成就了城市的盛名,还是城市的发展让河流气象万千。

探寻小黑河与青城守望相助的前世今生,据传当时归化城(呼和浩特市旧称)东、南、西、北有四个茶坊,当属城市的边陲驿站,东茶坊便位于如今赛罕区敕勒川路街道保全庄市场小黑河附近。茶坊是过去南北往人群通往城市品茗歇脚的地方,桥是连通城市与农村的纽带,东茶坊桥因茶坊得名,因河水而生,因河水而灭,在时光的流逝中渐行渐远,消失

在尘封的岁月中。

千年韶光流逝,岁月如此匆匆,在滨河而居的人们的一双双匠人巧手里,环水而建,飞架两岸的一座座造型奇特、气势恢宏,充满多元文化气息的马头琴桥、牛角桥、蝴蝶桥、彩虹桥……似飘带、像飞虹,相宜相生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水与城相依相偎,日新月异。从此,黑河褶皱里那曾经的一片叶、一盏灯的时光记忆挣脱桎梏,黑河流风,城市铸魂,诗意了栖居,繁华了古城,小黑河一如青城的美画师,把美还给了青城人民。

春来水暖,每到夕阳映红,月未挂梢时,四面八方的人们拥立小黑河东岸,抚手全长168米,最宽处40米的东岸音乐喷泉广场堤岸石雕护栏,饱眼奇幻曼妙的水舞灯光秀。随着流动的音符,水清莲出般的“水之舞”,在激光投射中,千变万化,五彩斑斓。

探寻小黑河与青城守望相助的前世今生,据传当时归化城(呼和浩特市旧称)东、南、西、北有四个茶坊,当属城市的边陲驿站,东茶坊便位于如今赛罕区敕勒川路街道保全庄市场小黑河附近。茶坊是过去南北往人群通往城市品茗歇脚的地方,桥是连通城市与农村的纽带,东茶坊桥因茶坊得名,因河水而生,因河水而灭,在时光的流逝中渐行渐远,消失

如潮般流连忘返。感念岁月的过往,回眸依水而建、因水而兴,灯火通明的不老青城,忘情逸兴莫过动起来、活起来的一城黑河之水。

秋来烂漫,时光知味,暮然惊人,八月像是一条分割线,风流云散,把春夏划走。清晨,漫步岁月沉香的小黑河,杨柳垂堤,鱼游浅底,更看那鱼鹰翱翔、天蛾戏水,秋的新篇如画如诗。午时,缓慢而优雅前行的一河碧水倒影城市的浪漫,两岸菊花初绽,清香四溢,许花海一片,待到秋浓霜满天,许一树红烧叶,以万物本源的姿态,向城市伸出万般风情。入夜,蛙鸣十里、飞虫万点,揽城市月夜入怀,梦里梦外,多情莫过小黑河。

初冬寒凝,雪意阑珊,雪花纷纷扬扬,如柳絮,似芦花般从天而降,渐渐漫平了黑河上下,塞北郊野。凭栏处黑河银装浅结冰,远眺冬色,大工不巧,黑河白练如绢,两岸层林尽染,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城市与河流天地素色,流转间仿佛落成了惊世的画卷。深冬时节,临照万里的阳光照在黑河上,长情陪伴总少不了三五成群,熙熙攘攘沿河踏雪的人们,打雪仗、塑雪雕,寻红梅映雪,舞动黑河冬日寂寞,鲜活出小黑河青城跳动脉搏的别样景致和无限情趣。



图片来源:IC photo

下漫笔

■李悦

怀念老友徐扬

得知徐扬去世的噩耗,很是悲痛,与他相处的往事纷纷涌上心头……

徐扬1948年出生在归绥(而今的呼和浩特市),他母亲是中学老师,受到母亲的引导,他自幼喜好读书。早在初中时代,徐扬就对文学产生爱好。高中毕业后他到呼和浩特市阀门厂工作,并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上世纪70年代,他开始发表作品。由于他成名早,待人真诚,读书又多,身旁就聚集了一批文学爱好者。接着又赶上改革开放,文学繁荣起来,他在新城住的小院就成了一片文学园地。前去谈读书、写作的青年就更多了,我就是那个时候与徐扬相识的,还与他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在《包头文艺》上。当时徐扬就是我们的纽带,他有着凝聚力和发酵性,团结着大家形成一股充满青春活力的本土文学力量。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张作寒、尚静波、陈弘志、房俊,当年都是那小院的常客。

197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扬的小说集《阳春三月》。这一年徐扬调到呼和浩特市文联,担任编辑工作。1982年,徐扬到内蒙古师范学院文学研究班进修,于1984年结业,返回呼和浩特市文联,随后任《山丹》杂志副主编。在这个岗位上他辛苦工作了十几年,于1997年升任为主编,并担任呼和浩特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随后徐扬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不再担任主编,于2008年退休。

徐扬在编《山丹》杂志时,仍坚持文学创作。他的中篇小说发表在《钟山》《小说界》等大型文学期刊上;他在《草原》月刊上发表的小说

兴,还到处为我宣扬。但他却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从来不有意宣传自己,从不把文学当成捞名取利的工具。他的谦逊在内蒙古的文学圈里是人人皆知的。2017年6月,呼和浩特市文联编辑的《徐扬中篇小说选》(远方出版社)、长篇小说《书商》(远方出版社)等。他还与妻子冯军合作编撰并出版了文学理论集《美的话语寻觅》。徐扬退休前创作的短篇市井小说《酒不醉人》《玉泉茶楼》,取材于呼和浩特市旧城的市民生活,受到读者的喜爱,这两个短篇小说对人的存在进行了勘测,提升了小说的文学价值,显示出了徐扬小说技巧更为成熟。

他多次荣获索龙嘎奖等区内外文学奖项。依照徐扬的才华、文学修养和刻苦精神,能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但是把他自己酷爱的文学事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他个人的写作,另一部分则是帮助他人进行文学创作。正如《呼和浩特现代文学史》所说的:“徐扬其后20余年的编辑生涯中,不敢懈怠、不敢任性,不敢轻慢每一篇来稿,对培养呼和浩特的文学爱好者,倾尽所能。”

徐扬呕心沥血培育扶植的一些本土作家,如今仍活跃在内蒙古文坛上。每当看到他们做出新的文学成绩,我就想到徐扬当年为他们修改作品的情景,这些真实的细节是我偶然碰到,就连作者也不会了解到。

徐扬对呼和浩特和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徐扬交朋友也是这样,从来都是为朋友着想,不为自己着想。徐扬沾不上我的光,却在我每次陷入困境中,总是伸手拉我一把,每当我取得一些文学成绩,徐扬就特别高

这样懂我的人就这样离去了……

呼和浩特
文联推荐

2023年5月17日 星期三

呼和浩特日报

光流影

■吴欣

驿路守望者

我特别喜欢沿着清代杀虎口归化城驿路上游走,这并非因为我的老家在驿路边,也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引人入胜的迷人景致,而是因为驿路上流传的许多动人故事,有被数百年踩踏的艰难旅程,还有那些不畏风霜雨雪矗立在驿路上的铺墩。走在驿路上,我仿佛在西风吹拂下,在声声驼铃中,与我的祖辈展开了心灵的对话,与他们进行跨时空的交流。

此前,人们往往关注驿路的主体,即驿路和驿站。驿路关乎走向、难易、远近等因素,而驿站则关乎安全、供给、快慢等保障。于是,我们见到了出杀虎口,经佛爷沟、新店子、九龙湾,和林格尔、沙尔沁再到归化城这条驿路,其穿越了晋北山地,蛮汉山支脉、土默川平原,同时跨越了浑河、宝贝河、大黑河、小黑河等,真可谓山高路远,河流湍急、荆棘遍地。再看驿站,出杀虎口,有八十家子(杀虎口关外)、新店子(腰站)、二十家子(和林格尔城关镇)、沙尔沁、归化等驿站,这些驿站都驻有兵丁,备有驿马、粮草,是驿站顺利运行的必要保障。

在驿路这两个主体之外,还有一种设施很容易被人们忽视,那就是铺及铺墩。铺指的是驿路之上传递公文、军情经过之地,驻有铺兵,可供邮差歇息、饮水;铺都建有铺墩,用于铺兵值勤、指示驿路走向,紧急情况下还可以狼烟传递信息。直到现在,驿路之上仍有以“铺”命名的村庄,如东二铺、西二铺、三铺、四铺等,并在沿路多见高大的铺墩,如佛爷沟铺墩、新店子铺墩、将军沟铺墩、下坝铺墩、上土城铺墩等,一直延伸到呼和浩特市。保存完整的下坝铺墩,位于下坝村南一处较高的土坡上,其西侧便是驿路。铺墩底部每边长约4.5米,高约4.5米,逐渐上收,顶部每边长约4米,黄土夯筑,铺墩北侧由下而上筑有台阶,直通顶部。铺墩周围散落着一些残砖断瓦等建筑材料以及器皿的瓷片,由此可见,当时铺墩附近建有房舍,供铺兵居住。而西二铺铺墩,除了建有高大的台墩,在其周围还筑有围墙,明显是为了屯驻铺兵。下土城铺墩建在驿路两个主体之外,还有一种设施很容易被人们忽视,那就是铺及铺墩。铺指的是驿路之上传递公文、军情经过之地,驻有铺兵,可供邮差歇息、饮水;铺都建有铺墩,用于铺兵值勤、指示驿路走向,紧急情况下还可以狼烟传递信息。直到现在,驿路之上仍有以“铺”命名的村庄,如东二铺、西二铺、三铺、四铺等,并在沿路多见高大的铺墩,如佛爷沟铺墩、新店子铺墩、将军沟铺墩、下坝铺墩、上土城铺墩等,一直延伸到呼和浩特市。保存完整的下坝铺墩,位于下坝村南一处较高的土坡上,其西侧便是驿路。铺墩底部每边长约4.5米,高约4.5米,逐渐上收,顶部每边长约4米,黄土夯筑,铺墩北侧由下而上筑有台阶,直通顶部。铺墩周围散落着一些残砖断瓦等建筑材料以及器皿的瓷片,由此可见,当时铺墩附近建有房舍,供铺兵居住。而西二铺铺墩,除了建有高大的台墩,在其周围还筑有围墙,明显是为了屯驻铺兵。下土城铺墩建在

情小品

■杨鹏杰

温暖总在一瞬间

知命之年,不知不觉开始喜欢点滴回忆起一些生活过往,尽管一路走来愈发看淡了曾经沧桑的繁华落尽,然骨子里“愿万里归来仍是少年”的执著总要在心灵之畔铭刻下些什么才不妄虚度、不昧初心,于是能留存脑海的一个个瞬间感悟,于我而言总是如影随形着一份值得让你去百般回味的暖。

离我家不远有一间咖啡书屋,工作不太忙时,我喜欢去到里面寻觅一份或长或短的静谧时光。是日有雪,暮霭初降,再次途经书屋,已经很久没有感受铅印墨香的我忽然有了进去坐坐的念头。

推门步入书屋,发现门厅一角多了个鞋套机,旁边立着“鞋套相伴,一尘不染”的温馨提示牌。套好鞋套,随着舒缓的音乐,我走到靠里的一个位置坐下。环顾四周,书屋里人不算多,三三两两的品着咖啡或翻阅书册,倒是门口一位大姐模样的保洁员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始终盯着每一个进来的双脚,每当遇到个别人没有戴鞋套就进来时,她便紧随其后,弯着腰、低着头,奋力擦抹着浅木纹地板上那一串因沾有雪泥而显得特别扎眼的黑脚印。

这时,一个小男孩推门进来,连跑带颠的刚走了几步,忽然意识到什么,只得来了个急刹车,然后满脸通红地踮起脚尖沿着自己留下的脚印又退了回去。保洁员大姐无奈地拎起拖布跟在小男孩身后擦拭着……很快,书屋的门又开了,还是那个小男孩,有点怯怯地走向正在擦地的保洁员大姐,“阿姨,对不起,刚才我忘戴鞋套了……”边说边抢过拖布,认真擦着自己刚才踩过的剩下的几枚泥脚印,直到再没有一点污迹。保洁员大姐站在门口,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看着动作略显笨拙的小男孩,一丝不苟地拖着地,表情复杂的脸上露出一抹笑意。而当她接过拖布,转身返回工作间时,我分明看到她的眼角湿润了。

但有空闲,守着一树暖阳亦或一方落雪吧。无论是你、无论是我,浅浅地捡拾起些许激昂亦或空灵的思绪,任其穿流在案头的铅墨间,隐去城郭的喧嚣、稀释世故的烦恼,一曲清音一剪梅、一壶清茶一炉烟,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在足以撩动情弦的人世间听取内心的澄澈丰盈、领略精神的明媚高洁,既然选择了赠人玫瑰、又何必在意丝缕余香,一草一木皆风景,一事一物均含情,唯愿生命的每一份至真感动,每一个温暖瞬间在岁月静好里都可以如蝶舞云霞般轻盈而绵长。



图片来源:IC photo